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十葉野聞 第四章

○香廠驚豔 香廠在前清時為貴遊消遣之地。每遇時節，百貨駢羅，車馬雜沓，不啻今日之中央公園等處也。相傳拳亂以前，此區尤擅名勝，貴胄眷屬，輒倘佯流連其間；遊人平視，亦所不禁。

嘉、道時，龔定庵與太清西林春之豔事，即發生於是處者。都門故老尚能言之鑿鑿。

先是，定庵以奇才名噪輦下，所至爭為倒屣，而滿旗豪族稍知風雅者，無不欽慕延致。貝勒奕繪號大素，宗室榮恪郡王之子，好文學，延賓客，有八旗才子之目。少年豪貴，風致翩翩，曾管御書處及武英殿修書處事，以故目錄之學亦頗博洽。聞定庵名，延之上座。而貝勒有側福晉，才色雙絕。本漢人，顧姓，原籍吳門，以故婉妙清麗，在貴族中實罕儔者，貝勒嬖之甚。福晉死，遂不復立福晉，顧氏寵專房，名之曰「太清西林春」，常與貝勒並轡出遊，見者嘖嘖驚為神仙，定庵亦聞之熟矣。方貝勒之招致定庵也，正管理宗人府，乃立援以宗人府主事。定庵以位卑，頗怏怏，且憾不得見西林春，恒獨游香廠，冀有所遇。

一日，貝勒與西林春並游香廠。定庵適先在，因起迎之。貝勒以定庵名士，待之不拘禮數，乃以紹介見西林春，並指定庵謂之曰：「此東南名士也。」西林春亦以禮答之，遂相與縱談，論詩詞，上下古今，清言娓娓，久之乃散。

自是貝勒益親定庵，待以入幕之賓，每出入邸第，如家人禮。恒與西林春相見，通款曲，詩詞相倡和，推敲激賞，無忘形跡，至於耳鬢廝磨，所不暇顧，即貝勒見之，亦不以為忤也。西林春好著白衣，豐致韻豔，如羅浮仙子。定庵偶得佳句，必往質貝勒；或有他事，西林春輒出迎迓，縱談或至移晷。定庵《雜詩》有「一騎傳箋朱邸晚，臨行遞與縞衣人」之句，蓋紀實也。

後貝勒與西林春遊西山，雪中並轡。定庵先於某所待之，見西林春作內家妝，披紅斗篷，於馬上撥琵琶，手白如玉，不覺狂喜曰：「此王嬌重生也。」躍起，幾墜馬，從者為之失色。貝勒聞之，殊不生怒，且笑曰：「狂生故態，亦可憐矣。」

後有忌定庵者，造作蜚語，漸播穢聲，言官欲列以上聞。貝勒懼，乃始令西林春檢束，遂疏定庵。

定庵益佻傥，旋歸至揚州，悅妓靈簫，欲娶之。靈簫故有眷者，力不如定庵，恐為所奪，乃給靈簫以恫喝語，令絕定庵。靈簫實狡惡女子，定庵不知也，時往申夙約。靈簫厭之，竟飲以■，一夕物化。靈簫與所歡遁去。

後貝勒知之，囑大吏窮治其事，錄簫卒置法。

貝勒有《明善堂主人集》，西林春有《天游閣集》。又貝勒所作詞名《西山樵唱》，太清詞名《東海漁歌》，亦一代文苑佳話也。

○禮部堂議和

英法聯軍攻入白河，焚燒圓明園，咸豐帝出狩熱河。斯時，清之宗社，蓋岌岌矣。

當時，不識外情者咸謂即不如遼、金之割據燕雲，亦必如宋、明之割地輸幣。斯時，恭親王為京都留守，召六部九卿大會議。惟某侍御稍知外情，抗言：「夷多以權利之得失為勝負。戰而勝，則負者、弱者倍償其軍費，即可議和，佔領之土地，不妨讓還。蓋其權利既獲，即戰事終結，不必割據其土地，臣妾其人民也。今與議和，但注意金額而已，其他可毋懼也。」

大僚中或有以城下之盟為大辱，鼓吹國君死社稷、大夫死眾之義，必欲與洋人背城借一，雖亡國猶榮者。侍御面斥之，謂為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，書生誤國，乃欲以君父為孤注耶！且京都破即國亡，此非大一統之義。今英、法夷遠涉重洋，其勢必不能守，其不覬覦我國土也甚明。今東南多故，國力疲敝，萬不可再構釁端，兵連禍結。宜速以賠償軍費歸束，然後徐圖自強之策。凡鼓吹復戰，執己見而不惜以國命為孤注者，可斬也。」

時恭親王為軍機領袖，兼和議大臣，乃獨主侍御議，飛報熱河行在，得旨以便宜行事，於是和約始開談判。

先擬在先農壇，嗣某大臣以為夷人無信，當示之以禮，遂在禮部堂。

是日，英人頗肯就緒，而巴夏禮倔強不遜，兩造幾致決裂。王大臣等欲退，巴夏禮等復侮辱之。乃從某侍郎言，命衛兵突襲擊巴夏禮，執而縛之，送刑部獄。於是英、法軍大嘩，復肆縱掠，要求釋巴。會津沽有法艇入口，守者開炮攻擊，又復惡戰，我兵大敗，英、法兵繼至。恭親王無奈，乃奏請釋巴夏禮，許之。巴既出，仍倔強不受命。

某侍郎大言曰：「是可斬也。設夷人詰責，臣請以十萬橫磨，與之搏死戰，必可得志。」群臣稍明時事者，多心知其非，或一笑置之。

○林夫人書

沈文肅公葆楨之夫人林氏，為文忠公則徐之女，英明有才幹，當世咸稱之。

當文肅守廣信時，賊圍廣信急。文肅往河口籌餉，夫人困守危城，乃作書乞援於饒廷選。

此書傳誦一時，茲錄其全稿云：

將軍漳江戰績，嘖嘖人口，里曲婦孺，莫不知有饒公矣，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。

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，預備城守，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。但為時已迫，恐招募無及；縱倉卒得募，恐反驅市人而使戰，尤所難也。頃來探報，知貴溪又於昨日不守，人心惶惶，吏民商賈遷徙一空，署中童僕紛紛告去。死守之義，不足以責此輩，只得聽之。氏則倚劍與井為命而已。太守明早歸郡，夫婦二人荷國厚恩，不得藉手以報，徒死負咎。將軍聞之，能無心惻乎？

將軍以浙軍駐玉山，固浙防也。廣信為玉山屏障，賊得廣信，乘勝以抵玉山，孫吳不能為謀，賁育不能為守。衢嚴一帶，恐不可問。全廣信即以保玉山，不待智者而後辨之，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。

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，中道齎志，至今以為深痛。今得死此，為厲殺賊，在天之靈，實式憑之。鄉間士民不喻其心，以輿來迎，赴封禁山避賊，指劍與井示之，皆泣而去。明晨，太守得餉歸後，當再專牘奉迓。

得拔隊確音，當執纓以犒前部。敢對使百拜，為七邑生靈請命。昔睢陽嬰城，許遠亦以不朽。太守忠肝鐵石，與將軍不吝與同傳者也。否則，賀蘭之師千秋同恨。惟將軍擇利而行之。

刺血陳書，願聞明命。

○圓明園修復議三則

圓明園自雍正以迄於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一炬之前，皆為每歲春秋駐蹕之所。蓋園中頤養適宜，且禮節稍疏闊，故歷葉帝王以為便也。惟承宣內閣諸臣奔走較勞。

在專制時代，奉一姓之尊，分所宜爾，不敢言其不便；若為國事言，則勞精疲神於趨媚之地，其妨害孰有過於此者？園去城遠在四十里外，閣員奉事者夜半即起，乘騎達園，雞猶未鳴耳。閣臣省其事具奏，奉諭畢，閣員馳回城，日尚未午。每日如是，亦可謂不憚煩矣。

而在天子則以園居為逸樂，較宮中夔異，至咸豐朝而尤甚。蓋文宗聲色之好，本突過前朝，感宮中不便，乃益園居。故事：恒至三、四月始蒞園，八月往木蘭秋狩，即行回宮。文宗則甫過新年即詔園居，秋狩後尚須返園，至十月始還宮，或竟不往秋狩，其好園居若此。後乃知其用意，固別有在也。

初，文宗厭宮禁之嚴守祖制，不得縱情聲色，乃托言因疾頤養，多延園居時日，遍徵秀女之能漢語及知漢人俗尚衣飾者，得那拉后於桐陰深處。蓋后固能唱吳歎及習俗吳下衣飾者也。后父曾官廣東，又居蕪湖，以故知南中習尚。文宗寵之，旋生皇子。既而文宗意后終係滿人，不稱其意。某大臣陰察之，乃以重金購蘇浙妙麗女子數十人來京，欲致諸宮禁，大違祖制。

時文宗適園居，大臣乃密奏其謀，托言天下多事，圓明園地在郊外，禁御間徹夜宜加嚴密，內侍既不敷用，且親近左右恐不能周至。今僱民間婦人入內，以備打更，巡邏寢室四周，更番為役。文宗旨允之，此數十女子始得入內。每夕以三人輪直寢宮外，人執梆槓一，入夜則於宮側擊之。文宗因召入，隨意幸焉。其後選尤佳麗稱旨者，加以位號，即世所稱四春者是也。

四春既專寵，那拉后方居一家春，妒恨無所不至。顧卒以文宗不喜后，且無權，不能有所作為。但日夜伺上間隙，欲借以傾四春而已。文宗春秋方富，遽遭疾不起，良有由也。

那拉后久居園中，且無寵，因日習書畫以自娛。故后能草書，又能畫蘭竹，皆此失寵時之成績也。后所居有綠天深處，景最幽秀，后甚愛之，常言他日吾必久居於此，以娛暮年。左右侍眾莫不知后之意也。顧切齒於四春，因帝寵無如何，乃取其失寵者，魚肉之以泄憤。

有吳中女子不得幸，退居某內侍房。那拉后遊園，偶見之，斥為內侍匿小腳婦女，立命縛之，且命與內侍對縛。二人俱極口呼冤，言此皇上之命所許人者，今因退值，暫憩此房，二人並無感情，且不知女子姓名也。那拉后不允，強指為外間婦女闖入，有違禁令。時左右俱那拉后心腹，更無人傳達於帝處。那拉乃使其黨裸女子而撻之，醜辱萬狀，女子求死不得。既乃縛之於柱，以示大眾。復恐文宗駕至究問，旋命飲以冷水，遂絕，私掩埋之以滅跡焉。或有言於四春者，急使人救之，已無及矣。

四春憾后甚，常短於文宗。文宗旋亦聞撻斃吳女事，因絕不過那拉處，以其有皇子故，未廢黜也。然常思為防範，以限制其權力。

倉卒有英法之變，蒙塵北去。時方與四春行樂，驟聞變，體已羸憊不能興。某大臣強扶之入輿，一切未及籌備。那拉后知上幸熱河，追蹤而往。四春為其黨所扼，不及行也。文宗精神恍惚，加以驚恐，竟不能相顧，四春遂為亂兵所蹂躪矣。既至熱河，文宗已疾甚。那拉氏繼至，仍主內政，孝貞后但憂傷愁歎而已。外則端華、肅順等相謀，無一大臣能持正者。

文宗時省人事，則問四春。左右以在道對，微頷之。既而與肅順言：「西宮狡惡，實不可恃。子當力輔東宮，勉襄嗣皇帝。庶幾危可復安也。」左右或有竊聞者，以告那拉后。后得預為之備。及上大漸，手書密詔，付孝貞后曰：「西宮援母以子貴之義，不得不並尊為后。然其人絕非可倚信者，即有大事，汝當專決。彼果安分無過，自當始終曲全恩禮；若其失行彰著，汝即可召集廷臣，將朕此旨宣示，立即賜死，以杜後患。」孝貞泣受之。然為人巽懦，實不能踐行也。

而那拉后已微聞之。故當文宗大行時，事事不肯稍讓。且穆宗甫即位，即慫恿孝貞后垂簾聽政。一日，召見廷臣，微示以意。諸大臣相顧聘貽，不敢發一言。惟軍機大臣侍郎杜翰侃侃正色，歷引祖制母后不得干預政事以折之。那拉氏語塞，姑令退朝。

肅順出，豎拇指語同列曰：「杜老三真是好漢，不愧文正之子。」蓋肅順意受之文宗，極不以垂簾為然也。於時廷論亦未嘗以垂簾為是。

惜肅順輩不學無術，器小易盈，宮中方側目而視。而彼曹益驕蹇縱恣，遂益授反對者以口實。實則肅順輩謀國極忠，且杜絕苞苴，門無私函，漢員之獲重用，曾、胡諸人之得握兵柄，皆肅順主之。肅死而曾、胡等憂懼異常。金陵平復後，亟謝兵柄，終身以謙退模稜為事，若真有憂讒畏譏之作用者。實因肅順之奧援已去，而那拉后之不嫌於漢人，其端早見也。

方肅順柄政，京朝官皆以宮燈呼之，蓋以其名之象形為戲云。

那拉后既以圓明園得倖致貴顯，且愛園景甚至，及垂簾後往視焦土，感傷無限，因即有修復之意。顧以洪楊之亂未平，有所顧忌，又懼為孝貞所詰責，隱忍未發。後歷捻兵之擾，河淮間騷然不寧，未敢語及行樂。

及張洛行、賴汶光先後授命，天下復頌承平。那拉后因苦於宮禁束縛，日為行樂地計劃，惟不如恢復圓明園為便。燕閒之際，必從容諷穆宗。穆宗亦不願居宮中，時出微行，苟得園居，自較散適。因借孝養之名，以便耽樂之私。於是，圓明園修復之議大起矣。

然是時交涉日棘，外患紛來，國庫無儲，其情勢實不可掩飾。恭親王方當國，毅然欲力爭之。

一日，叩宮門請見，穆宗知為園事也。問曰：「若來，亦為諫阻園事乎？朕志久決，何必拂太后意？且朕居彼，與爾等討論國是，亦甚善。宮禁拘束，殊悶煞人也。」恭王叩首言曰：「當今內患雖平，外難日亟，庫藏無存蓄。圓明園，純、憲兩廟所修，當時財力遠過今日。且純廟諭旨：後世子孫勿得踵事華飾。今建園簡陋，無以備翠華之臨幸，若復舊規，則國庫不足。以某之愚，不若稍緩。」穆宗默然良久，臥榻上，王更言祖制不可失，歷數所以訓儉者。時穆宗好著黑衣，謂曰：「爾熱諗祖訓，於朕事尚有說乎？」王曰：「帝此衣即非祖制也。」因誡穆宗勿微行，引白龍、余且事釋之。穆宗曰：「朕此衣與載澂同色，爾乃不誠激而諫朕，何也？爾姑退，朕有後命。」

旋召大學士文祥入，且坐正殿曰：「朕有旨，勿展視，下與軍機公閱，速行之。」文祥知其怒，折視，則殺王詔也。文祥碰頭者再三，請收回成命，穆宗終不憚。文祥退，乃叩太后宮，泣訴之。太后曰：「爾勿言，將詔與予。」殺王之事乃寢，而圓明園修復議，亦因之暫擱。

時穆宗好冶游，耽嬉戲，與成人異趣。凡蹴鞠、壓張諸戲，無不習之。清制：宮中內監有職業服役外，如弄舟、演劇，與輿等，悉內監為之。穆宗喜舞劇，尤喜攢交。攢交須身體靈活，年稍長輒不能，載淳親教小內監為之。初習時用板凳，小內監橫臥其上。上以手按其腹，俾圓轉如連環，體若稍僵，則用手強按之，死者比比。其精者則攢交能至數十度，鏗然有聲而弗息。一時風尚，自梨園供奉，訖各行省，無不喜演劇、攢交，實自穆宗宮中始也。

與貝勒載澂尤善，二人皆好著黑衣，倡寮酒館，暨攤肆之有女子者，遍遊之。後忽病發，實染梅毒，故死時頭髮盡落也。

甲戌十二月初五夜，穆宗崩，召恭邸入內，時外間尚無知者。王入，侍衛及內監隨掩關，越十數重。更入，則見陳屍寢宮，那拉后手秉燭，謂恭邸曰：「大事至此，奈何？」旋與恭邸議定，下手詔迎載活入宮，載活尚幼，在輿中猶酣睡也。翌晨，始告帝崩。

相傳穆宗小殮時，侍者檢其懷紙中，尚有餘銀盈握，蓋微行時所零用未盡者。那拉后以穆宗疾事，遂久不注意圓明園事矣。

及載活立，復諷內大臣議其費，群臣率以國庫空虛為諫。那拉后憤然曰：「吾獨不能積貲自為之歟？民家老寡婦猶能贊積遺產，修復舊業，獨我為國母，而不能使祖宗行樂地留貽子孫耶？」自是遂蓄意積錢，而賄賂之門大啟矣。二十年間，計其總數，約得二百兆兩。然皆囤積，不事外放，蓋將儲以修圓明園也。

及海軍議起，籌款得千萬。那拉后心動，計：「海軍何必如許鉅款？今日移作修園之用，而吾之藏鏹，仍可不用，寧不兩得？」因萬壽諷群臣，為頤養計，修園之意已決。某內臣獻計曰：「圓明園地廣費重，且偏東南，不如辟西山之麓，環昆明湖作園，引玉泉之水，枕萬壽之山，以此頤養，當得延年。」那拉后大喜，因撥海軍費三百萬，又諸疆臣祝壽金若干作修園費。閱麗精巧，突過舊園。蓋名為不修復圓明園，實則較修復之費更鉅矣。

而太后仍聚斂不已。后托滇中婦人繆素筠為左右手，發放各票莊銀行生息。繆素筠者，供奉如意館中，垂三十年，工繪事，常與太后談畫理，極寵幸親信者也。後復有郵部尚書盛氏為之鷹犬，存入外國銀行，聞亦不下百兆兩。

及庚子之變，乃為洋行倒賬，止追得十成之三四云。又庚子之變，日本軍拔幟先登，首據頤和園，以保護為名，蓋踵庚申英法聯軍故事：入據圓明園，園中寶藏悉為兩國所獲，約分三等，高等歸獻國主，次則各軍官軍士分得，最次乃左近無賴貧民劫得之。

庚子之頤和園亦然。當日本軍之撤回也，除寶藏勿計外，實裝馬蹄銀三輪船有半。各邦責難，僅斥一小軍官，而銀遂盡入東京之庫藏矣。又聞當時宮中金庫，在戊子歲已有八巨櫃，後三十年，不知又當何若，此在國庫以外者也。

然他人入室，輦之而去，為誰辛苦？地下之那拉后亦應自憐自笑矣。

○豹房故智五則

乾隆帝遊冶娼寮，而有三姑娘之事膾炙人口。至文宗朝則漁色尤甚，故老恒能道其軼事。圓明園四春之部署，固不與焉。相傳園之西隅有某僧寮者，乃實秘密歡喜地之所在也。

文宗厭滿婦之無姿態，輒與某內監耳語，絮絮問都門婦女情狀，且尤注意於流寓之蘇、杭間人。內監因導之微行，自稱為江西木客，或言四川陳貢生。好出宣武門，窺人家眷屬，以東南寓公大都在彼一帶也。

有浙人張某，宦京數世，蹭蹬不甚得志。生女公子數人，類殊麗。蓋妻本勾欄中人也，駘宕風流，習為遺傳性，故群雛俱有母風。每夕陽將下，遊騎自南入城，必道經其門。墜鞭公子，睹此瑤光奪婿情景，無不目挑心招，而遊蜂浪蝶或穿插其間，以故豔名噪閭巷。長曰荷，次曰蘭，三曰桂，四曰蓉。蘭尤妖冶，纖跌荀削，妄男子爭涎之。

文宗固好鞋杯者，偶與心腹內監崔某私語。崔某昵之曰：「上不聞有宣南小腳蘭乎？又不聞觀音四面乎？」文宗訝然曰：「朕苦不自由，不克與走馬章台者逐鹿，命也。雖然，朕必破此藩籬，一嘗箇中風味。爾盍先為我道其詳？」崔曰：「張家次女曰蘭，不獨饒於色，且擅潘妃之步，實尤物也。而姐妹花凡四，苟羅而致之，大足為風流天子之溫柔鄉矣。」上挈崔行曰：「去！去！爾為嚮導可也。」崔曰：「當謀之。彼非賣淫家，幸勿造次。」

於是，崔乃挽某金店先通懇懇，托言某阿哥之意。張母聞之，知為貴族，極願攀附。時張下世未逾年，有子僅十齡，正藉此暗藏春色，以勾引青蚨。第自顧宦裔，不願揭假面具，高張幟豔而已。

某夕，崔以布圍車載上出後門，竟趨城南。蓋青鳥使業已傳書，不患天台無路。既至，堂上燃紅燭如臂，氈氍貼地，好花在瓶，陳設之雅麗整潔，較宮中別有風致，皆崔監所教也。金店本常與宮中廣儲司通往來，崔藉上旨，計備此一夕之費，約二萬金，張氏所獲者僅四分之一耳。

文宗氣體兀傲，顧盼非凡。張氏雖不知其為帝王，而已料其必非等閒流輩。於是四女出而捧茶，環肥燕瘦，各臻其妙。上不覺目眩神迷，歡笑時作，漸失其珍重之度矣。已而瓊筵坐花，玉檀奏樂，天上人間，罕有此樂。

是夕，上遂不復回宮，劇飲酩酊，玉山頓頹，四女扶之緩衣。忽露肘後璽印，眾咸駭異，初猶不辨為何物。崔聞之，亟馳入奪之。四女始大疑，必欲研訊其故。崔不肯言，女母勸之，謂：「苟不言，吾家實不敢留此客。」因東南軍興，京師禁令森嚴，不知來歷之客，往往貽禍故也。崔始泄其隱，叮嚀秘勿宣。母不覺吐舌，願守崔戒。旋語四女，四女亦驚喜各半，媚狎備至。

上三日不返，緹騎偵知之，環牆外擊柝以護駕，諸近臣有馳至欲進諫者。崔乃力勸上歸，且曰：「上第返圓明園，奴婢於三日內必移植此姐妹花於園中。久留此恐有變，則事反難成矣。」上頷之，欲行，既而顧謂崔曰：「慎勿置園中，西宮妒甚，前日已有好人為所斃矣。」崔曰：「無害。奴才自有安插處，不勞聖上過慮也。」

逾數日，上方玩四春既倦，獨宿綠天深處。崔忽掩入，小語曰：「姐妹花已移植禁近矣。」上狂喜，易衣，出園之左角門。門者睹之，咸吐舌相覷，不敢語。無何，崔導上過某僧寮，上不耐曰：「奈何至此？此非某王舍宅建刹之地耶！」崔曰：「然。正以古刹，故無人注意，且西后亦萬不能偵及也。」上亦以為然。

曲折由禪房入，豁然開朗，有雕樑畫棟，曲廊洞房，如宮禁狀。上曰：「此間固有妙境耶，朕胡不知？」崔曰：「此本某王行樂地也，以無子而捨宅，陛下已知之，其內容則非陛下之所知也。」正語間，忽鸚鵡呼曰：「貴客來矣！貴客來矣！」珠簾微動，衣香細傳，嫋娜而出者，則姐妹花四枝也。徐娘前導，尚有餘態，駢跽白玉階前，輕呼萬歲。上一挽之起曰：「母子過勞，朕所不忍。幸此後永傍紅牆，天河不隔。朕之豔福，當亦爾母子之所願也。」母及姐妹花皆頓首謝，旋相攜入室，上見中有寶座，雕鏤絕工，顧問崔所自來。則曰：「此熱河行宮中物。奴才遣使往運，三日即至。上不憶前年與某郎同臥起事耶？即此寶榻上豔史也。」上大笑曰：「爾可謂小犬記十年事矣。」

上以微行，多習井市語，往往脫口而出，與人平易無城府，對婦女尤簡率放誕，從無疾聲厲色。今於四姐妹花，常得君王帶笑看，更可知為爾日詠矣。自是，杯傾蟻綠，燭剪蠟紅，子夜歌殘，家山曲破，此樂何極，不醉無歸。蓋一月得四十五日，人間天上，光景不同。近侍直廬，迄不知五雲深處，別參歡喜禪也。

無何，軍事倥傯，邸報山積，皆待萬幾理判，苦不得翠華所在。或以語西后，西后悲曰：「吾乃獲此惡名，人必謂君王固好樂無荒也。」疾命駕往搜四春宮，則相率拒以不知。后不信，令人遍索之，果不獲，大受四春揶揄。益恚，乃廣召內監之有力者來前，猝然問曰：「誰導皇上微行者？」眾者不敢應。后曰：「不言而待察，苟發覺，梟首不足以蔽辜也。若早自首，當從末減。」於是崔與其徒黨進曰：「奴才曾奉使一次，今既無此行為矣。」斥曰：「爾長厚者，亦復為之耶？」蓋崔固太后宮中給事，於后有舊恩者，故不敢責數，第冷語嘲之而已。

后乃謂崔曰：「爾既曾導帝微行，今必悉其蹤跡。苟不速迎以來，後將惟爾是問。」崔曰：「容奴才求之。但此次失蹤，確非奴才所敢知也。」語未罷，帝已宣召崔往，且並召后。既至，則曰：「朕出獵耳，后又惶惶奚為者？」崔使人語姊妹花曰：「不去，禍且及。束裝緩緩歸，一生吸著不盡矣。」女母報崔以玉如意，曰：「願崔公一生如意。」

後姊妹花俱嫁貴人為妾，猶能道上軼事。

又中都競傳蓋南城事。

蓋南城者，一有夫之婦，夫故蠟屐，俗稱皮匠是也。夫婦共設肆，室湫隘，居鬧市中，日勤操作，而膚色皙膩，冬寒手不皴瘃，類江南閩人，過者莫不顧盼驚歎也。性貞貞，購物者或挑與語，於答價外不贊一詞；更進，則色愈冰，凜然如甲冑在身矣。以故容雖冶，無敢犯者。因慕客如附羶，謂宣南罕見此尤物，號之曰「蓋南城」；又以其不可親也，則曰「冰花」。

時咸豐帝好微行，宮監之黠者，知帝意有在，輒導為漁色，或靳之曰：「冰花皚皚，帝力於我何有哉？」帝微聞其事，以問從者。從者歷數其無瑕可疵狀，且言苟犯彼，徒遭戮辱，更粉飾其詞以激帝。帝作色曰：「彼美如西施、王嬙乎？抑徒負其名耶？」

遂易服，使從者前行，達其所。則階除穢陋，不可廁足。所謂冰花者，乃拈針線坐肆隅，目不旁瞬。諦視之，曲眉雪色，果非凡品。雖布裳蓬葆，不能掩其■也。帝木立神癡，目注視，不轉瞬。

時其夫不在室，有鄰友某者，年已蒼艾，夙慧直。見帝狀，以為輕薄少年，妄肆色膽也。意大不平，厲聲呵之曰：「誰家惡奴敢作此態？老夫眼底不能容也。」侍者見其無狀，亦以惡聲相向。老者不服，幾至用武。侍者大言，非捕解五城御史勘治不可。老者益嘩辨，驚動鄰右，聞聲麤集，帝頗有力，拾履投人，中者披靡。侍者恐肇禍，適巡城官策馬而過，侍者呼而告之。巡官震懼，跪道左。眾訝覺其異，始鳥獸散。侍者擁帝出險。

婦夫於歸，侍者遂命巡官捕執之。婦夫呼無罪，巡官語之曰：「否！否！此行有好消息，非難為汝也。」無何，有肩輿懸彩至，謂將迎婦往。時婦方以聞夫得禍，痛不欲生，斥迎者無狀。迎者笑慰之曰：「爾夫已由某官署薦升總管矣。總管者，差役之領袖也。」婦尚不信，抵死不肯登輿。

會鄰嫗出入府第者，見迎者係某邸親隨，大驚曰：「爺輩奈何至此？」迎者附耳語之，且似懇求老嫗作調人。老嫗乃謂婦曰：「此輩天上人，必能為姑姑造福，往將享用不盡，幸勿執拗自誤也。」婦素婉順，且以己無尊長，常呼嫗以姆。今嫗語若此，勢不可違，乃掩袖小語曰：「兒未嘗輕出，此去吉凶未卜。幸姆為我視家具，兒歸必不逾時也。」嫗曰：「好為之，勿過執。苟富貴，毋相忘也。」婦不喻其言中有物，唯諾而已。

既富輿，曲折行十餘街始至。出輿視之，漚獸蓋環，閎壯逾神廟。婦生長蓬門，目所未睹，駭絕，不敢進門。僕僮，睜目睜腹，益令人惶恐。忽錦衣人二含笑視婦，且語迎者曰：「來乎？可導入待選室少憩，會即有旨傳宣。且可囑某嫗伴之，幸勿奚落，致掃興也。」迎者及他僕俱唯唯。

此時婦茫不解果為何地，迎已何為，急欲詢已夫所在，導者終微笑不語。婦稍稍疑慮，舉頭見男子垂手侍立，羞暈於頰。頃

之，二嫗入室，款已就坐，室中陳設絕麗，檀几錦屏，珠簾繡柱，輒不能呼其名。躊躇忖度，無以自解，又不敢動問，悄然枯坐。二嫗絮絮道短長，百無一答也。旋進果餌，二嫗勸食至慙慙，婦不肯食。

無何，內有呼聲甚厲，二嫗■敷然應，即半跪前請曰：「至尊召見，貴人可登輦矣。」婦不解所謂，且生平未受此殊禮，瞪目踈■，盤辟移時。侍者促登輦，不得已，從之。輦舁以四人，上無帷蓋，婦覺淒淒如登雲霧。且左右多屬目，聞嘖嘖稱羨聲，更羞不敢仰。

遷迤歷院數重，只覺如琳宮梵宇，金碧迷離，花木間之，參以亭謝，宛然仙境。再進則覆廟重簷，簾幕深邃，侍者鵷鷺成行，狀至嚴肅。婦既下輿，逡巡不敢進。二嫗促之，始低首含顰，稱促而行。甫入闕，遙見中設寶榻，榻上坐一王者，狀至倨貴，方欲瞻矚，侍者忽呼跪拜。

婦至此猛省：「已故有夫，無端逼予來此，必非佳話。」挺然不肯屈膝，朗朗言曰：「妾自有夫，無故至此何為？幸賜明白，否則寧死不敢從命也。」上坐者笑曰：「小妮子倔強至是，可暫引入藏春塢中，朕自有處置。」侍者及二嫗遂引之下，婦猶嘵嘵不已。二嫗笑曰：「貴人胡不解事乃爾？頃實當今佛爺也，奈何抵抗無狀？」婦始知為帝，即頃來肆中者，故其貌似曾相識。因思：「已夙以貞潔自守，今為帝王之威所劫，遂失其操行邪，抑別有術自全耶？」既乃奮然曰：「吾必盡力抵禦，勿遺夫愧汗矣。」

既入藏春塢中，帷帳几案，雅麗絕倫。婦方兀傲自喜，置不復顧。

比晚，婦號泣欲歸，二嫗夾持之，不能自由。婦知不免，行且覓死，眾皆慰勸良久。一偉丈夫岸然入，即榻上人也。乃謂婦曰：「朕無他意，愛卿皓質，欲常常展視秀色，庶幾忘餐耳。」婦見帝意溫謫，不遽見逼，心志稍定，乃泫然答曰：「兒實羅敷，奈何無端見召？分判尊卑，禮分內外，萬不敢妄希榮寵。」帝噱然曰：「爾夫已得官，別置室矣，卿可安心居此。苟不見信，明日當召爾夫至，一證之。」婦終不懌。

帝命酒共飲，婦不舉杯。帝笑曰：「是真強項令矣。」是夕，帝竟他幸，以婦屬二嫗。又數日，召婦夫人見，蓋已供鑿儀衛某職。婦相與歎歎，遂不復歸。

及庚申之變，婦雜傭媼中遁出，竟輾轉覓得其夫，卒置產借老焉。

文宗眷漢女，其目的所在，則裙下雙鉤是也。管娘新月，潘妃蓮步，古今風流天子，如一轍哉。

初，帝聞宇內纏足之俗，以揚州為最上選。乃私遣奄豎心腹來邗上，物色佳麗，因得最著豔名之小家碧玉，曰凌波，相傳即四春之一也。凌波之纖跣如削，至需人扶掖以行；腰支嫋裊，本可作掌上舞，益以蓮鉤，每小步花間，偶一搖曳，輒如乘風飛去。帝絕寵之，西后妒之甚。

凌波有潔癖，衣服器具，偶著塵垢污染，即便棄去；或沾及其體，則懊恨如中惡疾，至廢寢食。帝知其癖，而愛其嬌媚，輒優容之。西后偵知其可制，乃令人於所游經過處，布穢物蝨其足，凌波瞿然如中蛇蠍，每遇一次，必數日病，或因遭穢震顛，驟致傾仆，則恨恨欲覓死。西后聞之，乃大快。

帝廉得其情，必盛怒，至戮內侍數人以謝凌波。然凌波益懼，泣求帝赦宥。後帝處分內監，不復令凌波知也。

凌波有絕藝，能不操琵琶、胡琴之屬，以口代之，絲竹與肉並為一談，其音清脆可辨，不爽累黍，隔幕聽之，絕不敢斷其為手不操縵也。每當花間奏樂，帝輒呼贊不已，飲無算爵，沈醉始興。於是寵愛獨擅，有如專房。西后益大戚，念己雖習吳歛，以較凌波，獨小巫之見大巫也，愈思有以中傷之。

凌波於夏暑時，好晨起，散髮棹小舟入池中，取荷盤上珠露吸飲之，以為清絕，可沁心脾，洗俗腸，進求仙人長生術亦易耳。諸內監俱知其有是癖，以訴於西后。西后夷然曰：「是可圖也。」乃密令人置毒荷盤上。凌波飲之，毒發立斃。帝悲悼不止，窮究置毒者，殺內監數十人。然皆冤死，主凶卒逍遙事外，以得西后之袒庇，莫敢奈何。

有老孝廉某者，春明報罷，侘傺無聊，方居逆旅中納悶。

忽一人衣黃衫，策怒馬，率奴僕數人入門，勢洶洶問館主有無某先生其人。某先生者，孝廉姓也。館主款接以禮，報於孝廉。孝廉詢其狀，恐官事逮捕，疑駭不敢出。館主往返數四，始悉黃衫客慕名而來，絕無惡意，孝廉乃敢出。

黃衫客致主人意，自言：「為門客，主人有女公子，欲延師教授文書，束脩當不菲，幸先生毋辭。」孝廉詰主人何官，府第安在，黃衫客掉首曰：「先生去當自知，毋煩多述也。」因出金十笏，並聘書一紙。

孝廉展視其書，則主人署名，僅作「養心齋」，絕無爵里姓氏，不覺疑駭。欲問，黃衫客若已知之，即曰：「請先生勿疑。第往，保無他虞。」孝廉尚猶豫，館主知其窮窘，乃於旁慫恿之。

孝廉遂匆遽從黃衫客出門，則黑衛帷車已在門矣。既登，掩帷不可外視，歷途曲折，炊許始達，絕不辨所經何地也。下車視之，四圍殊荒僻，園門洞啟，花樹中隱現金碧樓台，知為貴家，亦遂不疑。顧黃衫客，已不見，而闖者若預知孝廉之往，絕不問姓名，但導之使入。

歷院數重，一男子似執事者，迎問曰：「某先生乎？」孝廉漫應之。男子即指一精舍相告曰：「主人事忙，不克躬迓，已為先生置下榻所矣。」孝廉心惡其嫚，而亦既來此，且獲飯地，乃作苟安之計。須臾就食，飲饌頗豐。惟止此男子奔走應命，絕無來款治者。

孝廉念主人必倨貴，乃簡傲賓師至此，因絮絮詢男子以狀。男子支吾應之，云：「主人現出巡某省，府中止女流，故不能出款客。明日女公子行釋菜禮，幸先生善教之。」孝廉以與僕輩通慙慙，心殊怏怏。

無何，至明日，女公子出拜，則二八麗姝也。操語乃吳音，孝廉益大疑。惟女絕慧，過目成誦，且穎悟解人意，孝廉亦樂之。

顧時欲出遊及候女人，男子輒言：「此間去城市遠，輕易不辨途徑，不如不出。倘有所需，但下命，靡不立辦也。」孝廉故好靜，初不為意。久之，偶思訪友，惘惘出門，則皆荒蕪徑，迷不獲通，興盡而歸。男子候於門，謂之曰：「主人有命：先生苟欲出，非送以驛車不可。此間多盜賊不測，幸勿孟浪微行也。」孝廉唯唯。

一日，女適出應課，顏際駝然。孝廉詢何事，女慚不答。支吾間，忽腹脹痛，色頓變，始言：「主母賜酒，不知何故，覺中燒也。」頃之，痛益烈，男子大驚，旋呼一嫗入視。嫗貌猙獰，視狀，作駭絕態，搖手咋舌，囑眾勿聲，姑令兒女置他所。孝廉計女當係中毒，顧家庭骨肉何以有是？輾轉推度，如墮五里霧中。無何，報女慘斃矣。

孝廉大駭，黃衫客倉皇入曰：「此間事大變，先生不宜久留，盍速行。」孝廉知有異，趨出門，則前之黑衛帷車，已候於途。黃衫客仍策蹇送之，抵逆旅，則已歷三月餘矣。

客齎二百金置孝廉橐中，曰：「主人致謝先生，雖不幸，不敢忘先生德也。」孝廉因問女公子致死之由，客附耳曰：「實告君：主人即今上，女乃蘇撫某所進者。本擬延先生教之成才，不幸為西后所聞，遂罹此禍。可憐哉，小妮子也。然先生幸毋泄。」孝廉領之，黃衫客從容去。

後數年，孝廉始為人談其秘，語及女之婉媚明慧，猶不禁為之汎瀾也。

友人語余：前歲某華胄示予一畫冊，中繪仙山樓閣，壯麗工巧，仕女衣褶生動。一男子類王者，宮扇雲移，鬚眉半露。諦審之，蓋秘戲圖也。華胄附耳謂之曰：「此實《文宗行樂圖》，其地即某邸園亭，藏嬌之所，有如豹房。」又言其先人尚能歷歷指遊輦所至，若者憩坐，若者宴息，若者遊散，若者寢幸，並能一一舉其名額，中有廣場，乃上蹴鞠之所也。曾有一趣史，足供談助者。

文宗性與人殊，時而卞急，時而平緩，侍姬莫能測其底蘊。

一日，小恙午臥，方駢入黑甜，侍人皆伏榻之左右，為裸逐之戲。上忽由睡夢中躍起，舉肘連挾四姬，出門下階，直趨廣場

中。置姬於場角，命毋動，自援彈弓，欲射之。四姬殼棘哀求，狀至可憫，旁一姬屈足跪請曰：「陛下亦欲取樂耳，曷若令妾代射，觀彼輩能避丸與否，以為笑乎？」

上喜其善解人意，果以弓授之。姬乃從容去彈，易以花瓣，撥弦一聲，紛如紅雨。諸姬猶詈此姬之殘忍，乃自戕同類也。上命諸姬設錦茵於廣場，同謝此姬救命之恩。乃自與之嬉戲，盡歡始止。因封此姬為散花妃子，位在諸姬上，寵冠曹偶。

無何，忽忤上意，竟誘使置鞦韆架上，驟令脫手，拋擲百步外，骨折膚損，不三日，斃矣。

自是諸姬膽裂，多有賄內監潛逃者。上已忘之，即亦不問。